

龙腾九万里系列

萧瑟  
武侠精品系列  
太白文艺出版社

# 鐵劍紅粉

下



白帝青后

金鷹擎天錄

龍騰九萬里

落星追魂

神劍射日

巨劍回龍

昆崙秘府

大漠鵬程

碧眼金雕

狂風沙

武林霸主

大澤龍蛇傳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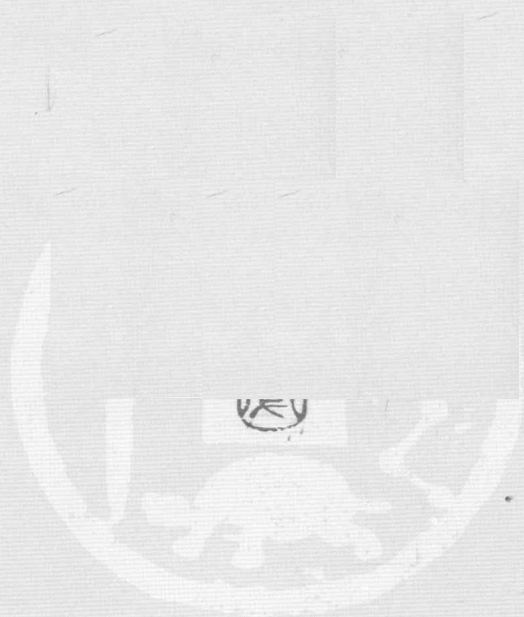
追云搏電錄

淬劍練神

青衣修羅傳



龍騰九萬里系列



太白文艺出版社

龙腾九万里系列

萧 瑟 著

太白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

(西安北大街 131 号)

社长兼总编 陈华昌

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· 郑州文华印刷厂印刷

---

850×1168 毫米 125 印张 3000 千字

1999 年 10 月第 1 版 2002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:1-2500

---

ISBN7-80605-858-7/I·745

全 12 册定价:240.00 元

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

白帝青后  
金鷹擎天錄  
龍騰九萬里  
落星追魂  
神劍射日  
巨劍回龍  
崑崙秘府  
大漠鵬程  
碧眼金雕  
狂風沙  
武林霸主  
大澤龍蛇傳  
追云搏電錄  
淬劍練神  
青衣修羅傳

蕭瑟武俠精品系列

## 第六回 毒计得逞

古如萍笑道：“如果由内务府里遴派，换来一个仍然是对方的人，有什么好处？”

瑛姑笑道：“这倒不必耽忧，内务大臣并不止宗荣一个，王爷也有自己的人，把福承的失职事实调查清楚了，塞住宗荣的嘴，王爷就可以用一个靠得住的人。”

只不过这一次，福承对二位的仇意更深，还有十几天，他可能会又出什么花样，对二位不利的，二位还是多小心。”

古如萍道：“这可是防不胜防！他是总管……”

瑛姑道：“你是王爷特别礼重的客卿，总管也管不到你的头上，我又是全力支持二位，这倒不怕他。”

古如萍试探道：“夫人，这十几天的日子也很难过，为什么不干脆叫他老实安分点呢？”

“谷先生，叫一个心怀异图的人老实安分可很难。”

“死人就会老实安分了。”

瑛姑微微一动，最后道：“不错！这的确是个办法，只是他是由内务府派来的，他有什么意外，内务府追究起来很麻烦。”

“他若是因为形迹败露，畏罪自杀，可怨不了人！”

瑛姑道：“那当然，但他是这样的人吗？”

古如萍笑道：“他是怎么样的人，谁也不知道，他如无声无息，服下点毒药，死在房里，当然就是自杀了。”

瑛姑脸色一动道：“只要他不是被人毒死，自然就是自杀了，

但必须要让人看起来没有别的迹象才行。”

古如萍微笑道：“这个我想不可能有人 would 去谋害他，若是他自己在留下遗书，更没有人会怀疑了。”

“他会留书自认罪状吗？”

古如萍道：“敝人小时候对书法一道颇有天赋，学名家字体，也许功力不逮，但是学个普通写几个字，至少有七八分相似。”

“只得七八分吗？”

“那已经够了，人在自杀前，心情紊乱，哪里会好好写字，最多也只有平时七八分成绩。”

瑛姑笑笑道：“谷先生真是多才多艺，看来以后还要多多借重才是。”

“只有一点，那毒药 必须是十分剧烈，人口穿肠，没太多痛苦，我知道皇室大内有这种药物，堂堂王府总管，自杀时总不会去买二两砒霜。”

瑛姑微笑道：“谷先生懂得还真多。”

古如萍道：“敝人学过医的，而且医道颇高。”

瑛姑道：“只不过我以后哪里不舒服，却不敢来找先生治病。药是有的，我回头叫阿喜送给你。”

来到花厅，瑛姑笑道：“谷先生，贤夫妇今天受惊了，回去好好歇着吧，有事我会叫小桃来禀报的，她们两个是靠得住的，先生有什么需要，可以告诉她们！”

两口子来到屋里，古如萍拉住了上官玲的手道：“娘子；今天多亏你了，否则我就糟了！”

上官玲看看旁边，跟来的小桃道：“婢子到前面去瞧瞧福总管如何处理的。”

古如萍道：“他当然只有把死人送走，不过你在那儿四处留心一下，看府中人对这件事作何看法，再者，福总管回来时，一

定要向夫人禀报情形的，看他怎么说的，你也快来告诉我一声。”

小桃答应着去了，古如萍关上了门，才低声道：“玉娘子，你真傻，怎么会答应出去呢！”

“是瑛姑来找我，还帮我作了种种安排，我想这是替你解围，我要不出来，你又怎么办！”

古如萍道：“我准备给他打个一两下出气，绝不还手，他也就没办法了。”

“那是干什么？”

“我们都不是原来的身份，如果武功表现太高，反而会启疑了！”

“我杀那和尚，用的都不是真正的武功。”

“不错，可是天龙一派，最重名誉，嘉和是门中长老，死在你的手中，他们是不会甘休的。”

“瑛姑说没关系，她会负责的。”

“她负个屁的责，别看她今天做得漂亮，把责任一肩担去了，但天龙门人再来索仇生事也找不到她头上，还是要我们自己来扛。”

“那就豁出去一拚好了，我们已经知道鹰王是为了拥储争权，所以才网罗江湖人，咱们可以不必淌这趟混水，干脆也走了吧！”

古如萍道：“不行，你没听说吗？上次他让张君瑞来绑架你，说是为了东宫要你，但今天瑛姑却又说皇储未定，鹰王又支持六阿哥，东宫太子是二阿哥，老六颡顽无能，我觉得这里面大有问题。”

“这些问题却与我们无关。”

“阿玲，权位之争，我们可以不管，但亿万百姓生灵，我们却不能不管。”

“这扯得上关系吗？”

“关系不小，我也查出了万盛镖局丢的那趟镖，是鹰王私人馈赠回疆各王公的珠宝珍奇，搭在九门提督府托保的另一批寿礼，那批寿礼则是送甘肃将军的，这些廷臣外将，私相授受，都是令人担忧的事。”

上官玲也怔住了，古如萍又道：“还有，劫镖的好像是另一个跟你连在一起的上官珑。”

“那个人与我没关系，我从来也没见过她。”

“我觉得其中必然大有牵连，阿玲，现在我们的关系不同了……”

“谷平，别以为我们好过，我就算嫁给你了，那只是迫于情势，而你又趁机占我便宜，我已发誓过这辈子不嫁人。”

古如萍笑笑道：“好！好！以后你恢复上官玲身份时，咱们再各管各，至少你现在是谷大娘子，是谷平的老婆没错？”

上官玲笑啐道：“贫嘴！”

她说不嫁只是口头上不服输而已，其实一颗心早已交给古如萍了。

古如萍心中明白，但不去说穿她，继续讨论现状道：“还有，就是这个丁瑛姑，她在表面上似乎在全力帮助鹰王，但总觉得她是另有所图，这也是我们去探讨的，所以我们还得耽下去。”

上官玲想想道：“你真打算去杀死福承？”

“是的，这家伙化了五千两银子，勾动天龙番僧来对付我，使我很怀疑他的用意究竟何在？”

“那你该留意他，慢慢地查下去。”

“留下他麻烦，他会继续地找别人来缠住我，反正我与他没有私怨，他也不会为了自己来找我麻烦，一定有人主使。除去了他，才能找到背后的人。”

“你准备如何下手？”



“当然是用毒药，而且还要做成他自杀的样子，不过这由你去进行比较方便，我已经有了计划。”

他咬着耳朵在上官玲的耳畔低语了一阵，上官玲听了红着脸，捶了他一拳道：“你倒是真有出息，叫你老婆去干这种事。”

古如萍笑道：“对付一个死人，我可以大方些，反正他也没有第二回了！我们不能动手，福承的武学根不差，虽然我们对付得了，但不可能一击而毙，因为他对我们深怀戒心了，假如惊动了人，可是大大不好！”

夜深，二鼓已过。

福承回到王府要向瑛姑禀告经过，瑛姑却差人说：“天已晚了，夫人已经歇了，有话明儿个再禀报好了。”

这是大事，那有嫌晚的，瑛姑分明已经完全知道了。

这使福承很担心，因为他的一举一动，都受到严密的监视了，他连找个人商量一下都没办法。

福承这次行动实在太鲁莽，把自己的身份都暴露，陷入了困境。

于是他向厨房要了几味菜，一壶酒一个人闷闷不乐地在屋子里想心事。

借酒浇愁，最容易醉，他的酒量也不高，半壶酒下了肚他已经有六七分酒意，忽然房门轻轻地被推开。

进来了一个苗条的身影，倒吓了他一跳。

看清来人是谷大娘子后，福承的酒意也吓醒了，手指着道：“你——你来干什么？”

谷大娘子用手指压在嘴唇上，低声道：“福总管别声张，奴家是偷偷地来见你的，连衣服都来不及换，你别吵得人听见了。”

她只披了一件罩袍，里面是腥红的肚兜，下面裸着一双雪白

的大腿，只可惜肚兜的一角，遮住了最重要的地方，却使福承的眼睛也直了！

福承虽然是个男人，但也是个颇为拘谨的人，再者他心事重重的，也提不起什么绮情了！

何况这婆娘只是个卖艺的江湖女子，沾上嫌疑划不来，如果被谷平知道了，自己就完了。

因此，他连忙一整神色道：“谷大娘子，你快离开这儿，这样子被人看见了不好！”

上官玲笑道：“奴家有几句话，问过了就走！”

“你……有什么话？”

“总管把那个番僧送回天龙寺，他们那边作何反应？”

“这还能有什么反应，嘉音活佛不在，寺内没人作主，他们只有收下来而已！”

上官玲道：“总管，你别骗我，天龙门中是最不肯吃亏的，死了一个人，哪会就此算了！”

“但是死的是一名长老，没有人能作主，一定要等嘉音活佛回来才能作出决定了！”

上官玲冷笑道：“早在总管回来之前，就有人来向七夫人禀报了，随后，七夫人又把我汉子请到内院，密商事情，总管求见时，他们还在谈话，所以把总管也回了，可见总管在外面的情形，夫人早就知道了！”

福承冷笑道：“知道了也没关系，反正我也没做什么失职的事，再说我这总管是内务府所派，谁也不能撤我的差，就算王爷自己要赶我滚蛋，也得大费手脚呢！”

上官玲急了道：“这我知道，总管，今天出手是七夫人教我的，在你面前，她好像是全担了起来，但你一走，她就翻了脸，说天龙寺的喇嘛很不好惹，王爷恐怕也无法为我担待。”

福承现出一丝谄笑道：“王爷真要肯担待，是担得了，但是王爷是否会为你去开罪天龙派呢？”

上官玲急了道：“话是这么说呀，我本来只是想快手急脚，弄他个灰头土脸，他在我手中吃了亏，必然不好意思声张，就解了我丈夫的围，哪知道会弄出人命来呢？我知道事情闹大了，七夫人把我的丈夫叫了去密商事情，却不要我去，我想他们一定打算就这样把我撇开了！”

“那怎么会呢？谷先生对你不是一往情深吗？”

上官玲道：“深个屁，是我一头热而已。以前还好，进了王府之后，他得到王爷的重视，就开始嫌我了，事实上，他一直就在嘀咕我是江湖出身，配不上他秀才相公身份，这回儿我又闯了大祸……”

福承冷笑道：“大娘子，你这次的祸事闯得不小，天龙寺内群情激愤，几乎要打上门来，是我把他们给拦住了，因此，我看你们两个人还是快溜吧！趁着王爷还没有回来，跑得远远……”

“他们果然要找我报仇，不肯罢休？”

“谷大娘子，嘉和大师是天龙寺内排第二号的人物，栽在你手中，他们自然不肯咽下这口气的，目前是嘉音大师和王爷还没回来，他们不敢闹得太凶。等那两个人一回来，王爷无法给他们一个满意交待，他们就难说了。”

真要闹起来，嘉音大师也压不住，何况嘉音大师也丢不起这个人，一定会追着王爷，把你交出去的。”

“王爷会把我交出去吗？”

福承笑道：“王爷自然不会把你捆上交出去的，那对鹰王府的面子也不好看，人是你斗杀的，他们当然会再提出了决斗的要求，王爷就不能拒绝了，天龙寺他们也一定会派出高手！”

上官玲大急道：“那怎么行呢？杀死那个番僧，是出其不意，

击中了他的要害，正式决斗，我怎么够看的，别说是高手了，普通的一个俗家弟子也能要了我的命！”

福承道：“所以我劝你们逃走呀！”

上官玲眼中挤出了几滴泪珠，摇摇头叹道：“没有用的，那个死鬼不肯走的，他在江湖上一直不得志，好不容易有了这个机会，他怎么肯走呢？”

福承冷笑道：“在江湖上出头要靠真才实学的！”

上官玲道：“所以他才不肯走呀！他只会几手花拳绣腿，连我都不如，只会动动歪心眼儿，难得王爷也看上了他的心眼儿多，他怎么舍得走呢！”

再说，那位七夫人也会把他留下的，只是要把我剔出去，所以商量什么，也不叫我知道，照说，这会儿要谈什么，应该由我为主才是，怎么把我给撇开了！”

说着，她的喉咙也哽咽了起来，眼睛红红的，把桌上的酒壶拿了起来，口对口对灌了一口。

放下了酒壶，她的眼睛又水汪汪的往福承身上直瞟，娇声道：“福总管，我知道你是个有办法的人，好歹救我一命，我会永远感激你的！”

福承连忙摇手道：“大娘子，你太看得起我了！”

上官玲用脚在桌下轻轻一触他道：“我知道你有办法，因为你跟那些喇嘛都有交情，你去对他们说一声好不好？叫他们别找我麻烦！”

福承摇头道：“这个恐怕没办法，因为死的是他们的长老，他们若不追究个明白，以后在京师就没法叫字号了，天龙门下，以武功技击自许为天下第一，他们一个首席长老，叫人给杀死了，仇恨事小，颜面事大！”

“那至少你可以对他们说明内情，找正点儿去呀！”

“他是跟你动手时被杀的，不找你找谁呢？”

“福总管，你也是个会家子，应该看得出，我怎么有那么大的本事呢！那个番僧一身气功刀枪不入，我只是个卖艺的妇道人家，怎么杀得了他呢？”

吐气如兰，媚眼如丝，又加上一身白肉，胸前鼓蓬蓬的直颤，上身移过来时，肚兜就拉高了，那尖尖的下摆也跟着提高了，遮不住隐密。

只是烛光太弱，看不真切，这使福承的心忍不住噗噗猛跳起来。

但更引人的是她所说的话，福承连忙道：“正是这话，我把遗体送去，他们万不相信，却又找不出是什么地方出了毛病，所以把遗体封存了起来，等嘉音活佛回来，再作勘定，要找出他真正的死因。”

上官玲冷笑道：“皇上才出去没多久，等他随驾回来，已经是一个多月之后，现在虽说是秋天，但是死人却放不了那么久的！”

“放在地窖里，拿冰冰着，坏不了的！”

“总管，你又唬人了，那来的冰呢？”

福承得意地笑道：“小嫂子，这儿是京师，要什么东西没有呢！在六月天还有人卖冰角呢，那是人在冬天，把清水注入缸里，冻结实了，整块的移入地窖里，厚厚的盖上一层木屑，外面再包上棉花，把通风口也塞密了，不去动它，冰就不会化。直到夏天，再取出来用，当然价钱很贵，可是在京师，就有人不怕花钱！”

上官玲眯着眼睛笑道：“敢情还有那种事儿呀！我倒是长了层见识了，不过那也没用，早在你把尸体送去前，一切痕迹都淹没了，什么也找不出的！”

“那不可能，我一直没离开过尸体，也没让人接近过，连要抬走时，都是我亲自放上门板的！”

上官玲冷笑道：“在我把他制倒之后，我曾说他是装死，也曾经叫人淋了他一盆的冷水！”

“是啊！可是那盆冷水也没把他浇醒过来！”

“死人当然是浇不醒的，我明知道那一脚已经要了他的命，干嘛还要叫人淋他一盆冷水呢？”

福承也一拍脑门道：“对啊！而且还那么巧，你才招呼过，就有人抬了一盆冷水来了，那儿又是前客厅，闲人等一律不准过来的，更别说是抬着水盆的丫头了……”

上官玲一笑道：“你现在可聪明了，由七夫人带着过来，自然没人会拦阻了！”

“你是说，这是早就准备好了！”

“当然了，要不然，我岂有那么大的本事？”

福承更为兴奋地问道：“小嫂子，你快说，那用水冲掉的是什么东西？”

上官玲又抛过一个媚眼道：“总管，那是保证我性命的一大秘密，你想我会随便说出来吗？”

福承不禁一呆，随即道：“小嫂子，我知道这不会是你自己的意思，有人支使你这么做的！”

“那当然，你也知道，支使我的除了七夫人，也不会有别人了，不过现在，她只想把我撇开，让我去挡灾，我才不甘心，可是我说出来之后，总得有个保证！”

“你把一切告诉我，我保证替你说情，不找你麻烦！”

“总管，你把我当作三岁小孩子了，这么空口白话，我告诉你，你到时来个撒手不管，那可就冤苦了我！”

“这……你要什么保证？”

“很简单，你带我离开这儿！”

福承吓了一跳道：“小嫂子，你别开玩笑！”

“不是开玩笑，你在内务府里一定很有办法，而且派到王府来，还敢吃里扒外，一定还有更硬的靠山……”

福承听得不大顺耳，忍不住道：“小嫂子，这怎么是吃里扒外呢？”

“你在王府供职，却扯王府的后腿，那个喇嘛是你花银子给勾来的，你还敢说不是……”

福承道：“那是……因为……”他拚命地想找一个理由，可是却没有一个妥当的。

上官玲却道：“你别解释了，七夫人说了，内务大臣瑞琦跟王爷不合，你一定是瑞大人的人！”

福承松了一口气，显然这不是他真正的秘密，但他乐于冒认了下来，压低嗓子道：“你知道就好，瑞大人在内务府红得发紫，他虽然没有爵位，可是皇亲国戚，谁敢不卖他的账，所以你把内情告诉我，我可以保证你的安全！”

“我不但要安全的保证，也要图个下半辈子舒服些，你大小总是个官儿，我要跟着你嘛！”

“我的小嫂子，我是个满州人，满汉不通婚，何况我已经有了妻室，这是不可能的事！”

“总管，你弄拧了我的意思了，我怎么样的身份，怎么敢奢望真跟你当一品夫人去，你们做官的养几处家是常事，我也只要那么一个地方，一处单独的宅子，有那么两个下人，也管叫我一声太太……”

福承连忙笑道：“那容易，我随时都可以办到，可是谷平那儿又怎么说？”

“他管不了我，虽说我现在是他的人，但也只是跟着他而已，

既未嫁娶，又无媒证，我随时都可以离开他！”

“弄了半天，你们这对夫妇原来还只是黑市的呀！”

上官玲眼睛红红地道：“我跟他，还不是因为他是个读书人，将来可以有出息，哪知道他一直就不肯正式娶我，我就知道他没安好心，所以这回出了事，我也拿得稳他会把我给剔掉不管！”

福承胆子渐渐地大了，手在桌子下面，慢慢伸到她的腿上。

上官玲并没有拒绝，而且还把腿夹了一夹，这是一种强烈的暗示。使得福承的心跳更烈，只可惜他的手臂究竟有限，只能摸到膝盖过去一点儿。

像这种风月阵仗，他自然不是生手，尽管他平时不苟言笑，但并不是笨人，许多小聪明还是挺在行的。

于是他就故意一拐手肘，把面前筷子碰一根落在地上，然后借着拾筷子的机会，弯下了腰！

上官玲明知道他的诡计，但没有作更多的掩饰，对一个将要死的人，她不妨大方一点，这也是她游戏人间的一贯作风。

而且她正在做着福承死亡的准备，把指甲尖上的一撮药粉弹进酒壶。

正当福承的手沿着大腿伸进来的时候，她才巧妙地用腿把他的手拦开了，笑着道：“猴急什么，螃蟹下了锅，是你的终有你的，起来咱们谈正经话！”

这也是福承在期盼着的，忙起来规规矩矩地坐着，上官玲道：“你先喝口酒，咱们把事情敲定，而且发个誓保证你不会出卖我！”

福承道：“这容易，我一切照办！”

他自己也倒了一杯酒，多疑的性情使他犹豫了起来，毕竟他的眼睛曾经离开了酒壶一下子！

上官玲笑道：“你又在多心了，我先喝一口！”她拿起那杯



酒，一饮而尽，然后又满斟一杯。”

福承有点不好意思，也举杯喝了下去，然后道：“我日后若是负你，定叫我毒药攻心，七孔流血而死！”

上官玲笑道：“你别以为这是牙咒，举头三尺有神明，老天爷在照着你呢！”

福承笑道：“说哪儿话，我可是诚心诚意的！”

他伸手把上官玲揽了过去，上官玲也就势倒在他的身上，双手一伸，勾住了他的脖子，红唇就印上了他的嘴，一股甜香使他心神一荡。

他觉得上官玲柔滑的舌头伸了过来，心里在想：“他妈的，这婆娘还真骚，比八大胡同的婊子都懂得风情。”

他张开了紧闭的牙齿，也伸出舌头到她的嘴里，忽而一股热泉，由对方的口中涌了过来。

他想闭气抗拒，脑后玉枕穴却被一股力量扣住，一点劲道都使不出来。

情知受了暗算，一声虎吼，双掌猛地一推，竟然把上官玲推了出去，跟着拳脚并上，但上官玲也展开拳脚，跟他对搏在一起。

福承接连用了几式精招，居然都被上官玲化解了，福承不由得惊疑交加，怒声问道：“你是什么人？”

上官玲笑道：“你明知我是什么人，还要问？”

“不！你这种身手，绝非普通江湖人，说！你是谁？”

“对一个将死的人，我不再隐藏身份，你听好了，姑奶奶叫上官玲！”

“上官玲，玲珑双煞之一！”

“我不认识那另外一煞，但人们偏喜欢把我们连在一起，不错，我就是外传的玲珑双煞之一，瞎了你的狗眼，居然敢沾姑奶